

律
疏
補
書

續錄附卷

古文參同契集解序

丁酉仲夏予恙起攝靜中曾博觀諸玄籍欲取爲
內養資也閱及參同契有註釋者茫然不解所謂
因而置之迄今甲寅越歲一十有八矣心恒念之
以此書爲丹經之祖何乃晦昧無條理若是令人
難解曉也耶昨偶簡先大夫雲龍公遺籍得古文
參同契一秩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
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和

類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爲十一篇惟白文無註
是未經後人妄紊者爲成都升菴楊慎氏所叙本
覽之始知往年所閱者乃以魏君叙及景休叔通
二家之註叙竄入于魏君經文中大相混亂後人
註者不知所自訛以因訛經註莫辨皆緣飾以成
文則不無牽引附會之誤又無怪乎最後之觀者
見其重文複義不達所旨咸卽成說而一切草草
錯會焉殊不知亂筆自何人而升菴公謂于彭始

予今釐正其僞一以古文爲準別出魏君經文取彭曉陳顯微陳致虛俞琰四子之註節集於各段之下以顯明其義若俞註其文與經尤爲碎裂錯雜難擇甚至有逐一二句相間亂非段節如彭陳者故擇之大費精力焉第其間或有一二神理不相蒙貫者以被徐淳註叙混誤註之失耳是以於上下不相聯屬處則以一圈間之筭中止有此四註故不能多及若徐之箋註淳于之三相類亦照

古本錄其文而以四家之註各附於下其各叙惟錄白文而不入註分爲二卷以魏君參同契爲上卷徐淳之箋註三相類爲下卷成此完書俾千載之訛一旦遽還其初且得覩彭陳諸人之所未覩真一大快事也庶後之覽者明知魏君作契之旨而經註不爲所淆矣其古文之出楊謂是南方因掘地而得諸石匣中繇委悉楊叙茲無贅然詳觀參同中語意多與龍虎經文相似則是魏君用龍

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其言
輒併及之

嘉靖丙午仲冬長至後十日洞天真逸成都楊慎
書

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
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瞻
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
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之時蜀
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
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
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

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
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
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
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
未有定據爾余嘗觀張平叔悟真篇云叔通受學
魏伯陽畱爲萬古丹經王予意平叔猶及見古文
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雅楊叩嶽憲副云南
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

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氷融其說旣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序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謂掩耳盜鈴藏頭露足矣誠可

笑也余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
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于
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
若夫形似之言譬况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
爲爐火使人隕命亡身傾貲蕩產成者萬無一二
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
之真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大化之
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怪

虎經而暢演其義者非竟效法乎易也蓋龍虎作之最先而參同則擬龍虎徐與淳于又各擬而自發其所見也古來罔究之乃致混之爲一則謬甚矣余曾遇至人蒙授丹訣至易至簡不過一二語便了足無多談也如是則參同契之作無乃屬駢疣乎不然夫欲開示來學多爲旁喻曲譬玄隱其說乃是不欲直露真詮使人委婉究繹得其旨于語言之外蓋珍其事故不得不迂祕其文耳如以

片言道盡此爲口訣無論道不可一槩輕洩如此
而人且易視其言不無忽嫚之心於修爲之際未
肯堅固其念純一其志則大道終難成矣此又爲
魏君借易辭演丹法作參同意也其下篇曰露見
枝條隱藏根本託號諸名覆謬衆文此之謂也予
集是解雖不敢任爲魏君功臣而於彭陳諸子亦
未必無少助蓋當年一片探索苦心至今日始爲
不虛也已足爲序

明萬曆甲寅孟夏望日東越餘姚復陽子蔣一彪
書

古文參同契集解卷上

東漢會稽真人魏伯陽著

明餘姚復陽子蔣一彪輯

海虞篤素居士毛晉訂

經文上篇

此言三聖乘龍御天大易之道也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

俞作偕

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

不可畫圖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四者混沌徑入虛

無六十卦周

俞作

張布爲興龍影

今本作馬

就駕明君

駁

今作御

時龢則隨从路平不邪邪道險阻傾危罔

國

家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

萬乘之主處九重之位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

俟時勿違卦月

俞作日

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

卦

俞作六
十卦用

各自有日聊陳兩爲

象

未能究悉立

俞作

在

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立法

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

爲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
分縱橫不應漏刻水旱相伐風雨不節蝗蟲湧沸
群異旁出天見其怪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動皇
極近出已口遠流殊域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
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胸臆動靜有常奉
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不相涉入
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屈伸反覆幽潛淪
匿彰變化於中包囊俞作萬物爲道紀綱以無制